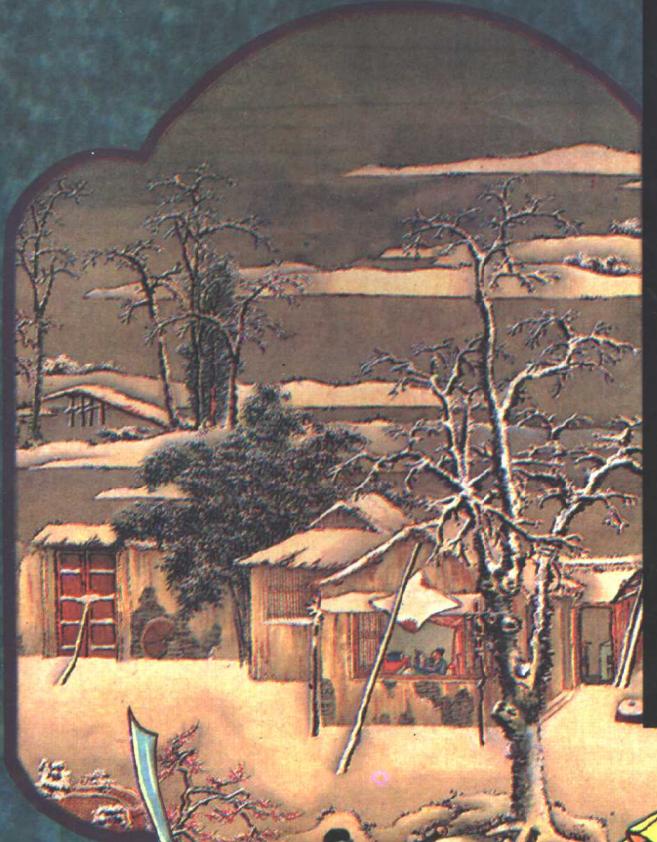
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臺灣 · 雲中岳

浪子出門 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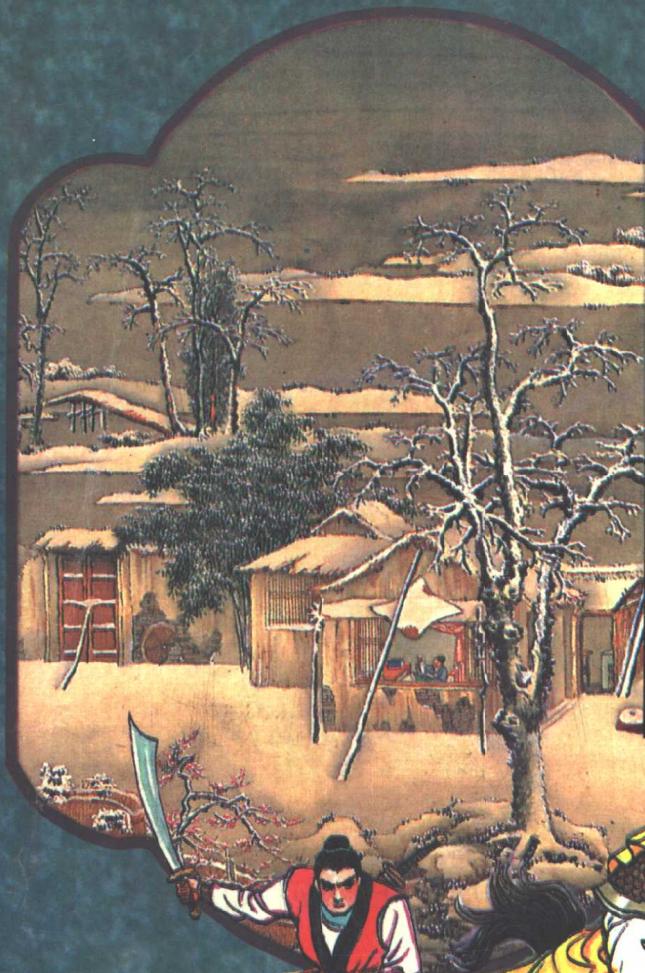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臺灣 · 雲中岳

浪子出馬下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ISBN 7-80538-804-0

9 787805 388045 >

ISBN 7-80538-804-0/T·353

(上、下) 定价: 23.80 元

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浪子出焉

〔台湾〕云中岳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浪子出焉

〔台湾〕云中岳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新派武侠小说精品

恶江湖 定价 26. 80 元
废园刀声 定价 22. 80 元
浪子出马 定价 23. 80 元
棒打江山 定价 19. 80 元
飞刀小祖宗 定价 19. 80 元
神笛杀手 定价 16. 80 元
总定价：129. 80 元

浪子出马

（台湾） 云中岳

责任编辑 韩光玉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（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）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9. 375 印张 485 千字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

ISBN 7—80538—804—0/I·353 （上、下）定价 23. 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江湖浪子君不畏，行径放荡，嗜赌成性，却练就一身“地龙神功”。

君不畏隐居在十万大山的深洞里，洞中有一肤色雪白又透红的美女——小百合花。这两人一见钟情，欲火中烧，一对淫荡男女在洞中鸳鸯戏水，欢乐极至，难分难解。突然，噩耗传来，君不畏之兄遭海盗杀害。为报杀兄之仇，他夜出十万山，南下小风城，跨进“石敢当”大赌馆。忽地双目一亮，眼前出现一美艳绝伦的姑娘。她美眸一瞟，微露闪闪发光的贝齿，向君不畏含情媚笑。她就是“跨海镖局”的大小姐苗小玉。

君不畏喜得苗小姐相助，乘赴台的镖船，擒拿横行无忌的大海盗田九旺。小风城人人都难以相信，浪子出马，能否成功？

荒 山 艳 遇

人们永远也想不到，在那层峦叠嶂的十万大山里面，竟然会有那么舒服的一张床。床本来就是叫人舒服的地方，只不过这张床更令人恋恋不舍，即使睡在床上的人闻得噩耗传来，也不想马上离去。

床上有一条粉白色的绣被，被面上绣的是一对鸳鸯戏水图。就在那绣被的波动下，好像有一对活鸳鸯在微微地跳动着。

偶尔，被子里面会嘤咛一声，但看不出被子里面男女的模样。

既然看不见两人的模样，那就听一听两人的对话，且看他们说些什么。

“我放你半个月的假，应该够了吧？”女的声音柔细。

“你以为足够吗？”男的回答简单。

“其实我也为你难过，唉！”

“别再说了，咱们这是高兴的时候，别提那事。”

“忽”地一下，女的把被子掀开了。啊！这女子真的白，不但白，而且白中带着粉红色，那张脸大概是咱们古代四大美人的合并，说她多美就有多美。

“他是你哥哥啊！你们一同出娘胎，他只比你早出半个时辰，如今他被人杀了，你还不急着去找凶手？”

男的挺起身来了。

这男的也不赖，一双大眼睛，细长的鼻，脸蛋是椭圆的，外

加一张不厚也不薄的嘴唇，在他那白得不难看的脸蛋上，还真的配搭得恰到好处，别说是女人了，男人见了也觉得他是标准的美男子模样。

男的对女的叹口气，道：“我那位比我大半个时辰的哥哥呀，他不听我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他偏偏去做官，好地方没他的份，弄个巡按去台湾，可好，被海盗弄死在大海上，我能怎么办？”

女的道：“当然去报仇呀！”

男的道：“做他兄弟的，也只能为他报仇了。”

女的道：“半个月够了吧？”

男的道：“我的小百合花儿，单只路途也要十天八天了，还得找机会去海上，半个月够吗？”

女的道：“那就二十天，再不然一个月吧。”

男的摇摇头，跳下床，他推开木门往下看。

为什么往下看？只因为这地方在悬崖上，那个四方洞口上还有四个大字：“天才小筑”。

“天才小筑”不出名，但如果提到药王墨非子，就是江湖上的名人了。这一双男女又是谁？慢慢地你就会知道了。

*

*

*

年轻人走了。

他走得很快，看上去了无牵挂，甚至只斜了一眼那个洞口上方的“天才小筑”四个字。

其实在年轻人的心中，可就不一样了。

他心中实在不愿意离开他的小百合花儿，这些天同小百合花儿泡在一起，八个神仙也没有他舒服愉快。

如果换了是别人遇害，被海盗杀死在台湾的大海上，说什么他也不会下山的。

偏偏这个被海盗杀死的人是他的哥，虽然两人的“年纪”只差半个时辰，而且兄弟两人的思想不同，但兄弟之间的义是不可

抛弃的。

就为了这个“义”字，他便只有离开十万大山，而奔往江南去了。

如今正值天下大乱，朝廷被乱军弄得焦头烂额，而且鲁豫又出了捻党，西北的边民在造反，江湖上也出了许多帮派，准备捞一口肥肉。

年轻人不参与任何门派，他在深山里同墨非子的姑娘睡在一起，不愁吃不愁穿，白天笑，夜晚闹，天天过好日子，人生最美妙的事全被他一个人占尽了。

现在他只差三十七里半的山路，就出山区了。

年轻人刚刚走上一道山岭，他放眼看，只见两间大茅屋在山下面，灰苍苍的炊烟往空中袅袅升起来。他看天色，敢情正午了。

松松肩，耸耸鼻子，年轻人大步往山下走，他还未走到茅屋前，啊，从茅屋里奔出一个女人来。

这女人是个大个子，双手还叉着腰，两只眼直不愣地看着走来的年轻人。

别以为这人个子大，仔细看还真美，皮肤白，眼睛大，薄薄的嘴唇还泛红色，就好像涂了一层寇丹似的。

蓝衣裙，绣花鞋，开放的双足有一股自然美，那绣鞋上面还有红红的绒球钉在鞋头上。只不过这女的两边脸蛋上，好像特别地涂上了一层红色。

年轻人已经走过来了。

“哟，哪儿来的美相公，你姓潘不是？”她开玩笑。

年轻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说我姓潘？”

女的吃吃笑，半掩口地道：“你长得美，美得就好像潘安呀！”

年轻人站在女的面前，道：“美的男人都姓潘？”他歪头看看

茅屋，又道：“有吃的吗？”

那女人忙笑道：“有，野店开着干甚么的？”她把身子一边站，伸手让道：“客官，你请进！”

便在这时候，茅屋中又奔出一个女子来。

年轻人一看，心中一紧，却也乐了，因为这个女的比先出来的大个子女人更俏美。

这女的一边走来，一边道：“哟，客人来了也！”当她抬头看，猛一怔，又道：“好！”

她不说年轻人漂亮，只叫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年轻人发现这人的打扮与刚才的女人差不多，脸蛋上也涂了胭脂。

年轻人对这女子点头一笑，道：“弄点吃的来，我有急事要往江南。”

两个女的忙着把年轻人引入茅屋内，一个拉椅子，一个抹桌子。

“坐坐，小兄弟，你喜欢吃些什么东西？”

年轻人笑着坐下来，道：“我这人好侍候，不挑食不拣喝，填饱肚子就行。”

两个女的拊掌笑，转眼之间四个盘子先摆上。

四个盘巴掌那么大，四样小菜却精致，卤猪肝切得薄，松花皮蛋剥了三个，另外是酱牛肉十七片，一个猪脚半斤多。

另一女的提了一壶酒，坐在年轻人身边笑道：“来来来，我陪相公喝两盅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怎么，还有酒呀？”

大个子女的吃吃笑，道：“当然有，二锅头呢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那好，清淡的黄酒我不要，酒就是酒，越烈越猛越过瘾。”

两个女的哈哈笑了。

年轻人看看四周，又道：“你们这儿好像很香。”

大个子女的道：“有女人的地方当然香呀！”

年轻人立刻同意，因为他的小百合花儿就清香。

只不过这儿的女人味道不一样，没有小百合花儿的那种清香可爱。

女人的粉与胭脂用多了，就会叫男人闻着刺鼻，只不过再看这两个女子，还真会做作。

大个子女的坐在年轻人对面吃吃笑，她恨不得把小菜往他口中送。

另一女的已对年轻人笑道：“快喝呀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两位不会在酒中放什么蒙汗药吧？”

两个女的吃吃大笑起来了。

大个子女的隔桌取过年轻人面前的一杯酒，她不说话，仰面一饮而尽，还把酒杯对着年轻人照照杯底，这才笑道：“你看，杯底不可养金鱼呀！”

“哈……真会说话！”

另一女的也取过一杯酒，仰面吞下肚中，笑道：“咱们是开酒店，只不过你相公今天是头一个客人，所以我姐妹在此特别侍候，你千万别想歪了。”

年轻人哈哈笑道：“出门在外，小心总是好的。”

他取过酒杯，立刻斟满酒，仰面喝干，大个子女的果然隔桌夹了一些牛肉送过去。

年轻人吃着又喝着，他笑道：“人呢，长得年轻又漂亮，总是一件好事情。”他看看两女，又道：“如果我是个白胡子老头儿，只怕两位就不会如此侍候我了，哈……”

坐在年轻人身边的女子伸手拍打年轻人，笑道：“你呀，八成是个不老实的人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是浪子，浪子还有老实的？”

两女一听，立刻大乐。

大个子女的抚掌，道：“好呀！那就别走了，咱们合伙开野店，赚了银子你多分。”

年轻人一笑，道：“叫我同两位住在这儿开店？”

大个子女的点头，道：“你不愿意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太愿意了，只不过……”

两个女的一瞪眼，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有急事呀！”

两个女的彼此一瞪眼，不说话了。

年轻人道：“灶上好像香喷喷，是什么？”

大个子女的道：“葱油饼，喜欢吗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弄来五张我吃。”

另一女的去取葱油饼，大个子女的问道：“有什么急事能对我两人说吗？”

年轻人摇摇头，道：“没用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你们又帮不上我的忙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

“难道两位也杀人？”

“如果有必要的话。”

“为我也杀人？”

“如果相公变成我们的人。”

“变成你们什么人？”

“当然是入伙了。”

年轻人怔了一下，心中立刻有了警觉。

他本来就有警觉心，但当两人表白之后，他好像放松心情了，如今闻得大个子女女人的话，他一愣。

接着，一盘葱油饼送来了。

年轻人抓起来便吃。

他决心尽快离开这儿了。

五张葱油饼吃下肚，年轻人笑道：“好，可否再为我包几张，留在路上吃，”

两女再对望一眼，大个子女的点头道：“好哇，我去为相公弄几张，留着在路上吃吧！”

她对另一女子点点头。

于是，那女的便坐到年轻人的身边来。

她的动作十分自然，也十分温柔。

“吃好了？”

“再好不过。”

“以后常来啊！”

“一定！”

只见这女的双手按住年轻人的双肩，笑道：“我为你看麻衣相。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你还会麻衣相？”

女的忽然双掌按在自己面颊上，她上下地搓了几下，对年轻人吃吃地笑道：“你看，我这手掌。”

年轻人低头看，女的却张口吹气，那些从她面上搓下的胭脂花粉，早扑在年轻人的面上。

年轻人还以为女的跟他开玩笑，可是他还未会过意来，却突然感到双目发暗。

年轻人拔身而起，一个大旋身，已有一件东西含入年轻人的口中。

当年轻人再回过身来的时候，那女的已抚掌大笑了。

“姐……姐……倒也，倒也！”

年轻人却拼命挤出一句话：“你们……是胭脂帮的人啊！”

大个子女的走过去了。

“扑通！”年轻人就跌倒在大个子女的面前，他不动了。

大个子女的对另一女的点头一笑，道：“这年轻人儿呀，他一定有来头。”

那女的问道：“什么来头？”

“他知道咱们是江湖上的秘密组合——胭脂帮呀！”

“管他是谁，他已经是我姐妹的了。”

“要不要传信上去？”

“蝴蝶谷只有咱两人呀，怕什么？”

“嘻……也好。”

于是，两人把年轻人抬入内室大床上，大个子女的真会折腾人。

她拿了一根牛皮绳子，紧紧地把男的拴牢在床上，这两女便站在床前吃吃笑了。

年轻人怎么也想不到，女的脸上涂的一层胭脂，竟然会是叫人迷倒的迷魂粉。

江湖上千奇百怪的事情太多了。

大个子女的不客气，她对另一女的道：“大妹子，咱们今天不开店了，把门关上吧！”

那女的笑嘻嘻地关门去了。

六个子女的动手了。

她又去取来一根牛筋绳子，把年轻人再固定在大床上，这才又对那女的道：“去弄碗冷水来。”

于是，那女的匆匆奔到灶台边，端一碗凉水过来，大个子女的很细心，轻轻地把凉水往年轻人的面上淋了几滴，又在年轻人的人中穴上掐了几下。

果然，年轻人双眼睁开了，他只双臂一用力，便吃吃地笑了。

“你醒了！”大个子女的把脸几乎贴在年轻人的鼻尖上。

年轻人仍在笑，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。

“你应该骂我姐妹的，你却笑了。”

“我为什么骂你？你们怕我走，才迷倒我的。”

大个子女的道：“原来你是一位有理性的明白人呢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姐妹真的爱我？”

另一女的低头弯腰，道：“不爱早把你杀了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们果然是胭脂帮的人了。”

大个子女的道：“如今天下大乱，我们女人也要组帮自保呀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却孤家寡人也！”

另一女的道：“最好不过，你以后就在这儿，我保证你日子过得好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们把我拴得牢呀！”

大个子女的道：“如果你有表现，自然会放开你。”

“什么样的表现？”

大个子女的已伸手去抚弄年轻人下身了。

年轻人心中冷笑，暗道：“我是何许人也，容得你如此地对本少爷作践！”

年轻人肚子里暗暗吸了一口气，把脑袋里的一切杂念赶出去，双目微闭，他不开口了。

他像老僧入定了也！

怎知他已老僧入定？

年轻人先是微微地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心连内神走周身，两手不能分，却也不用力地任那牛筋绳子拴得紧，也不知痛与苦。

渐渐地，他把眼睛闭上了。他的呼吸微微，而不知是何外物在侵扰。

什么外物侵扰？当然是坐在他两边的两女人了。

两个女人的动作够狂的。

大个子女的全身发烫，满面红得跟她面皮上的胭脂差不多。

另一女的在一边，似乎不耐烦了：“姐，我看别费力气了。”

带着快要流出来的口水，大个子女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那女人道：“咱们两人用力逗，你看他，闭起眼睛好像是睡着了。”

大个子女的转头看，面皮一紧。

她伸手拍拍年轻人的脸：“嗨嗨，你怎么睡了？”

年轻人睁开眼睛一笑，他不回答了。

他心中也笑，因为他如果老僧入定，欲火是不会升起来的。

年轻人是非常人，两个女的倒霉了。

大个子女的似已喘过气来了。

她仔细看年轻人，笑笑道：“你呀，真格的，你叫什么呀？”

年轻人似无奈地道：“你干脆叫我君子。”

“君子？”

“是呀，我还不够君子吗？”

“还有人叫君子的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名字起自父母，怎可胡说？”

大个子女的一笑，道：“你姓君？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叫君子。”

大个子女的指着她自己，道：“我叫秋海棠！”她又指着正忙得不可开交的另一女子道：“她叫雪里红！”

年轻人道：“这一定不是你们的本名。”

秋海棠道：“入胭脂帮以后，本名便忘了。”

年轻人——不，应该叫他君子。

“君子”吃地一笑道：“胭脂帮新近崛起，在豫鄂边区渐渐地有扩大之势。”

秋海棠道：“已经到这里了，十万大山也是我帮的地盘呀！”

年轻人不开口了。